

井
上
靖
中
敦煌



国

古

代

历

史

小

说



[日]井上靖 著

选

董学昌 楼适夷 郭来舜 赖育芳 译

井

上

靖

中

国

古

代

历

史

小

说

选



敦 煌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9-0499 号

COLLECTED NOVELS by Yasushi Inoue

Copyright © by Fumi Inou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日)井上靖著;董学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

(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

ISBN 7-02-003755-0

I. 敦… II. ①井…②董…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247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周小滨

敦 煌

Dun Huang

[日]井上靖 著

董学昌 等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4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3755-0/1·2868

定价 23.80 元

目 次

敦煌·····	1
天平之薨·····	167
洪水·····	283
楼兰·····	303
异域之人·····	345
狼灾记·····	363
昆仑玉·····	385
圣人·····	415
永泰公主的项链·····	437
明妃曲·····	459
僧人行贺的辛酸泪·····	487
漆胡樽·····	509
宦官中行说·····	535
褒姒的一笑·····	551

敦 煌

赵行德从老家湖南的乡下来到京城开封考进士，是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一〇二六年)春天的事。

那是著名的文官当政的时代。朝廷为防止武将跋扈，采取重用文官的方针，从太祖开始经过太宗到仁宗，一直没有多大改变。就连军事部门的要害场所，也都配备文人出身的官吏。学而优则仕，是想发迹的人共同选择的道路，通得过朝廷的考试，就是显亲扬名的第一步。

仁宗之前的天子真宗，亲自作了《劝学诗》，告知天下，由学问登科出世，是求得富贵的捷径：“富家不须置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何须起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勿恨无随从，书中有马人拥簇。娶妻勿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只消通过进士考试，成绩优秀，就是当上一品宰相^①之类

^① 古代官吏等级分一至九品，共十八级，一品为最高。

的高官，也不是不可能的。即便成绩不好，像各州的通判^①，也多是从考试合格的人当中选拔的。正像真宗的诗中所说，黄金、美女，一切都可以从读书中得到。

赵行德进京赶考的这一年，从各地汇集到京师的竟然多达三万三千八百余人，其中准备录取的是五百人。赵行德从春天到初夏，逗留在京城，寄居在西华门附近的同乡朋友家里。京城的三市六街^②住满了考生，有老有少。在这段期间，赵行德在礼部^③通过帖经^④、杂文、时务策五道^⑤和诗赋等的考试，门门都得到优秀的成绩。

快要热起来的初夏的阳光，穿过榆树叶照到京城大街上的那一天，他接到通知，在吏部^⑥接受身、言、书、判的考试。身就是体貌魁伟；言就是能言善辩；书就是书法遒美；判就是擅长书判的文理。过了这一关，就只剩下最后在御前应对天子策问的殿试。在殿试中成绩最好的，第一名称作状元，第二名称作榜眼，第三名称作探花。不但成绩优秀的人，就是所有合格的人，也都要在这里决定他们的锦绣前程。

赵行德并不认为在考生中会有多少人学问比自己高。事实上他也确有值得自负的真才实学。他出身儒门，自幼好学，可以说直到今年三十二岁为止，书籍不离身。以前经过几场考试，

-
- ① 官名。宋初始于诸州府设置，即共同处理政务之意。宋代为了控制地方的军队势力，由朝廷派遣监督各州郡的地方官吏。
 - ② 开封当时是由三个市场和六个街道构成。
 - ③ 六部之一，管理国家的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务。
 - ④ 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从考生自己学习过的经书中除去头尾，背诵中间一段。
 - ⑤ 指当世有关国计民生大事、施政的方针政策和政治上的考察，称为时务策。《汉书·昭帝纪》“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按指时应做的事情，指农事，合共是五种方针政策。
 - ⑥ 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

对他都毫不费力。每经一次考试，成千上百的竞争者就像过筛子，一批批地被淘汰了。可是行德每次考试，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名落孙山的。

那一天赵行德赶到指定的考场是尚书省^①中的一座大建筑，考生们都聚集在四周有回廊的院子里。

考生们由监考官逐个点名，沿着长长的走廊带进考场。在叫到自己的名字之前，考生们各自都带着苦思冥想的姿态在庭院四边的椅子上坐着，或在院中的几株老槐树旁兜圈子走来走去。风在干燥的空气中不断地吹过。等了很久很久还没有轮到赵行德，他坐在一个角落的大槐树下，过了好长一段不安而无聊的时间。这期间飘来了一丝轻轻的睡意他就闭目养神，抱着胳膊，微微仰起头，采取一种悠然舒适的姿态坐着。时而听见不断呼叫新的名字，不一会儿，这声音渐渐地从他的耳畔飘向远方去了。

赵行德不知在什么时候睡着了。他在梦中被带到天子面前。考场两侧整整齐齐排列着许多身穿蟒袍的高官，中央放着一把椅子。行德大胆地向中间走过去坐在椅子上。这时他看到自己前面五六尺远的地方高出一个台阶，那里垂下一帐薄幕。

“你认为何亮的安边策如何？”

质问是从幕后面传出来的，声音特别洪亮。何亮的安边策是距今三十年前的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调查灵州屯田的永兴军通判何亮给当时的天子真宗上奏有关边境问题的建议书。那正是朝廷对西夏^②族进犯西部边境最棘手的时期。西

① 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其组成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② 党项族(藏族的一支)建立的国家，存在于公元一〇三八——一二二七年，疆域包括河套至河西走廊地区，后为成吉思汗所灭。

夏的问题远自太祖晚年就成了建国不久的宋朝的一个大问题，何亮视察也正是边境情势最吃紧的时期。从那以后，这个西夏问题一直照样拖延至今，仍然没有解决。

西夏是西藏系党项族^①建立的小国，这个种族很早就盘踞在五凉地方的东边。五凉^②地方即所谓夷夏杂居之地，除了党项族以外，还聚集着以回鹘^③、吐蕃为首的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几个小小的王国，惟独西夏从太祖的时候强大起来了，不仅压迫其它种族，而且屡屡进犯中国的西部边境。西夏平常表面上装作臣属于宋朝的样子，但另一方面也接受中国多年来的敌国契丹^④的封册。这种叛服无常的态度，是使宋朝历代头痛的问题。靠近五凉的灵武地方，几乎每年都遭受西夏骑兵的蹂躏，为此在何亮奏上安边策的前一年，朝廷甚至准备放弃灵武了。

何亮在那部安边策中，把从前对西夏的一切政策分列为三点，加以严厉的批判，无情地指出它的缺点，认为全都不可能实行。

何亮批判的三点是，放弃灵武、兴师讨伐、姑息羁縻等三种主张。若放弃灵武，就会扩大西夏的领土，造成西夏与西域各民族联合的危险，而且将得不到五凉东部盛产的马匹。兴师讨伐，则边境兵力不足，粮草缺乏，难于实现。出动少数部队，会被断绝粮道；动用大军，又不得不顾及居民的困难。此外如采取姑息

① 藏族的一支，即唐古特族。

② 四至五世纪时，北方各族建立的国家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的总称，位于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③ 即今维吾尔族。

④ 公元九一六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国家，九三七年改国号为辽（公元983—1066年间又称契丹）。疆域南至今河北、山西的北部，北至今克鲁伦河，东至海，西南至黄河河套，成为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一二五年为金所灭。

羁縻的政策,也许可望得到暂时的和平,但是豺狼成性的西夏,吞并了分散在五凉的几个少数民族,又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患,现在西夏等待的,恰恰正是宋朝的这种政策。

最后,何亮根据切合实际的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西夏西犯的前进基地水草地带,建一座城池,一待西夏大军出动,就给予迎头痛击。以往同西夏的战斗未能取胜的原因,在于总不能同敌人的主力决战,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追击,白白地消耗了自己的兵力。如果敌人来挑战,歼灭它倒并不那么困难。在西夏军没有出动的时候,再建筑一个城,成为两座,一座是城,一座为寨。守卫一座城需要大宗费用,但有了两座,就可以使附近一带的贫民实行屯田。再选拔良将把守。可以慢慢地广施恩信,招抚戎夷。

“——那时的当权者不采用何亮的意见,却采取了何亮所否定的姑息羁縻政策致使边境问题拖延至今,真是非常的愚蠢。请看看今天西部边境的情况,遗憾的是何亮的一切预言都应验了。”

赵行德支持何亮的安边策。不觉感到自己的声音慷慨激昂,激动得颤抖起来。他发觉自己的周围,捧椅、拍案、愤怒咒骂的声音沸腾成一片。但是行德必须把要讲的话全部说完,于是他又重新开口说:“现在西夏征服四周的戎夷,日渐强大,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心腹大患。为此宋朝必须常备八十万大军,维持它要花大宗费用,而且军马的产地在敌人手中,只落得连补给都无法满足的地步。”

赵行德看见天子殿前的垂幕急急地卷起,马上有很多人向自己冲过来,他刚要站起身,不知怎么回事,两腿不听使唤,身子向前摔倒了。

这时赵行德从梦中醒来。他发现自己趴在地上,马上抬起

头来向周围一看，映在他眼里的是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的空无一人的庭院。在庭院的角落上有一个正在俯视着自己的身穿官服的司吏。他拂掉沾在手掌上的沙粒，站起来。刚才还有那么多考生的庭院，现在却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

“考试——”

行德嘟囔似的说，那个身穿官服的人用轻蔑的眼光瞪了他一眼，连一句话也不回答。行德这才明白了，在自己沉睡中，梦见在殿前回答天子策问的时候，竟然错过、将重要的考试自行放弃了。大概也叫过自己的名字吧，但因为睡得太死没听到。

赵行德向大门口走去。出了尚书省的大院，穿过行人稀少、安静的官府街。像个失魂落魄的人似的，从这条街到那条街，不停地走着。什么御前殿试、什么一举成名同高官们并坐宴席、什么被人称作白衣公卿、一品青衫的光荣，如今一切都化成一片梦境了。

赵行德心里忽然想起孟郊^①的七绝：“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孟郊年达五旬，接到中进士的喜报时所作的感怀诗。现在赵行德周围，没有长安的牡丹花，只有夏日的骄阳笼罩着他那陷入绝望的身躯。无奈下一次考进士还得等三年。他只是走着，走着，仿佛只有走着才能支撑着他。不知不觉地，他走进了城外的市场。在时近黄昏的一片狭窄的场地中央，围着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在挤动。道路两旁大部分都是食品店，用锅煮着或炸着鸡鸭肉的店铺，一间挨着一间，油焦味，汗臭和尘埃混杂在一起，到处充满令人窒息的怪味。也有在屋檐下

① 孟郊(公元751—814年)，唐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五十岁时中进士，任溧阳县尉。擅长五言古诗，多咏贫寒，与贾岛齐名，世称“郊寒岛瘦”，存《孟东野诗集》。

吊着烤羊肉、烧猪肉的店铺。行德终于觉得饿了，他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过一点东西。他拐过几个场子时，看到前边像黑山似的挤着一大堆人，狭窄的场子显得特别混乱，连行人也走不过去了。行德从人群后面向人圈里面探望。

行德一眼就看到一个赤裸裸的女人，躺在用木箱支住的厚案板上的下半身。他又挤进人群里去，越过人们的肩头，这才看到女人的上半身。这个女人全身一丝不挂地躺着，一看她就不是汉人，皮肤虽不那么白，但却长得很丰满，有一种行德从来没见过的艳丽，仰着的脸上颧骨凸出，下颏细长，眼眶凹进，黑黝黝的。

行德再向前挤进去。在这女人的身边站着个半裸体的男子，手里操着一把短刀，瞪着看热闹的人群。这男子面目狰狞，长着一副凶相。

“嘿！要买哪部分都可以，快买，快买！”

他扫一眼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吆喝着说。这时候人群才有些骚动起来，可是他们的目光还是死死盯住那稀奇的商品。

“你们怎么啦？都是胆小鬼，到底买不买？”

他又吼叫起来，周围仍然没有人开口。这时行德从人群中走出来问：“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不能不问了。于是操刀的人紧盯着行德说：“这个贱货是西夏女人。偷了汉子，还要害死姘夫的老婆，是个坏透了的女人。我要剥她的肉卖。如有要买的挑哪个部分都可以，耳朵、鼻子、乳房、屁股，统统都卖。价钱同猪肉一样！”

说这话的男人也不是汉人。他的眼珠发绿，胸毛带着金黄色的光泽，褐色肥厚的肩膀上，刺着一种不知是什么符咒的奇形怪状的花纹。

“她同意了吗？”

行德这一问,不等那男子回答,躺在那儿的女人却突然开口说:“同意了!”

语气粗暴、声音洪亮。女人一开口,看热闹的人群便哄地骚动起来。行德不知道她是绝望了,还是毫无贞操观念。

“都是他妈的胆小鬼,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你们不敢买的话,我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看,让你们敢买了。手指头怎么样,指头?”

刹那间,这男人把刀一晃,手起刀落马上传来砍刀落在案板上的响声,同一时候,从女人嘴里迸发出既不是悲鸣,也不是呻吟的一声。行德以为砍掉的是女人垫在自己脑后的一支胳膊,他的眼里只看见迸流出来的鲜血。但砍掉的并不是胳膊,而是女人左手的两个手指头。

看热闹的人哄然向后退缩。

“好,我买!”赵行德不禁高喊起来:“整个都买!”

“买吗?”这个男人追问了一句。

这时用血淋淋的手支撑在案板上的女人,腾地抬起半个身子,把充满血丝的脸冲着行德说:“对不起,不能都卖给你。可别小看了西夏的女人,要买就切开一块一块的买吧!”

她只说了这几句话,又翻身躺下。行德愣了一会儿,才明白她的意思,知道她误解了自己的意图,就对她说:“不,买是买,可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从他手里买下后,你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

对她讲明之后,就跟那个男人交涉讲价钱。价钱并不高,马上就谈妥了。行德从怀里如数掏出钱,放在案板上说:“给她自由吧!”

男人抓过钱,马上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对她高声吆喝了几句。女人慢腾腾地从案板上坐起来。

事情的突然变化,使看热闹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赵行德穿过人群圈,离开这里,向市场出口走去。约摸走了十多丈远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叫唤,他回过身子,只见那女人跑来,身上已经穿上粗糙的胡服,用破布片包裹着左手。女人走到跟前说:“我并不感激你白白花钱来救我,请你把这个拿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说着递过一块小小的布片,因为流了血,脸色显得苍白。行德接过来打开一看,上面是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每行十个字,共有三行。

行德问:“这是什么?”

“我也不认识,大概写的是我的名字和出生的地方吧。在伊尔噶依没有它可不行。它对我已经没有用了,把它送给你。”

“伊尔噶依在哪儿?”

“你不知道伊尔噶依么?伊尔噶依就是伊尔噶依——它的意思是珠宝城吧,是西夏的京城。”

她说话时,黑色的眼珠在深深的眼窝里闪闪发光。

行德又问:“刚才那个男子是哪儿人?”

“回鹘人,那家伙是个恶棍。”

她只说了这几句话,把布片留在行德手中,便匆匆混进人群中跑了。

赵行德又走起来。他一面走一面觉得自己和从前的自己有些不同了。看不准是哪一点怎样变了,但总觉得似乎有另外一种东西代替了自己心中原来认为是珍贵的东西。他觉得刚才自己还在惦记着的这场进士考试,实在太无聊,为此而对感到灰心绝望的自己更觉可笑。只是刚才他所亲眼看见的这件事,完全同学问、书籍不同,是毫无关联的东西。至少凭他现有的知识是无法了解的。一股强烈的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一向的信念和

对人生的看法。

那个西夏的年轻女人，当她躺在案板上时，想的是什么呢？难道她对被人杀死全不在意么？她为什么要拒绝拍卖整个身子？那仍然是贞操观念么？还有那个要剝人肉卖的男子的心理和砍掉女人手指的残酷，都出乎赵行德的理解之外。但是女人竟对此无动于衷。在这里，有一股强烈的力量，紧紧地抓住了行德的心。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宿处，在灯光下又重新看了看那女人送给他的布片。上面只写着三十个字，像汉字却又不是汉字，是从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是她所出生的西夏国的文字么？他还是头一次知道西夏人有自己通用的文字。

夜里他来回琢磨着女人给他的布片时，眼前浮现出考场主考官的面容。他是个六十高龄的老人，能担任主考官，一定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了，仅仅从他口中说出短短的几句话中，不难看出他对典籍造诣的渊博。行德只在考场见过几次那位老人，此外对他就一无所知了。他想或许那老人能认识这种奇怪的文字吧。

第二天，赵行德打听到那位老人是礼部尚书，就到官府去拜访他。在考场上受到的打击，在他心里奇怪地消失了。行德第三次登门才获准接见。他在老人面前递过布片，请求他讲解。老人板着脸凝视着布片，好一会儿没有抬起脸来。行德讲明了自己得到这块布片的经过后，他才抬起头来说：“我没有见过这种文字。契丹文、回鹘文我都认识，没听说过西夏有自己的文字。如果造出了文字，也许是最近的事。这是一种模仿汉字的很拙劣的文字。”

行德接着说：“尽管如此，一个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不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么？如果将来西夏强大起来，从西方传来的典

籍，一切都要在西夏改写成这种文字。过去西夏所不能吸收的一切文化，就会被西夏接受了。”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不过，无须这样担心，我不认为西夏会成为那样的大国。”

“但是，有了文字这件事不就说明西夏已经是个大国了么？”

“戎夷稍为扩张了一点领土，马上就要仿效别的国家来炫耀自己。西夏只不过是野蛮人，并非是那么优秀的民族。”

“我认为不是这样，西夏准是具有能够成为大国因素的一个民族。正如何亮所言，它将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行德说着，他并没有感到对自己的话有什么疑虑。在尚书省庭院做梦时，他批评过当政者对西夏政策的失败，现在他感到自己的话要比那时更加充实了。西夏强大起来的因素，不是连在市场上遇到的女子身上也都具备了吗？从她那种不顾生死的惊人的镇静，大概不是出于个人的性格得来的。正像她眼珠的颜色深度一样，那一定是由西夏人的民族血统所形成的。

“好吧，现在，我很忙！”

老人冷淡地说着，催促行德离开。行德知道自己的话使老人不愉快了。不过在这次拜访中，终于知道中国还不认识这种文字，他也就满足了。

虽然老人对西夏文字不大关心，但赵行德却不能简单对待这偶然到手的仅仅三十个文字。从此以后，不论在梦中，还是醒着，这些文字总呈现在他的眼前。

对行德来说逗留在京城已经毫无意义了，可是奇怪的是他还是不想动身。既非为了不能衣锦还乡，也不是由此而来的内心受到压力。现在他的心里，既不再为这次考试失败而伤心，也不再有了下次重进考场的意图了。与考进士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向往，占据了我的心头。